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首席编辑：吴南瑶

有朋友把我当作欢喜评弹的，问我，你是怎么会懂评弹的。我说，第一，是你不懂，才觉得我懂，我总是在不懂评弹的人面前装得懂评弹；第二，装也是要稍有点货色，才可以装得出来。朋友追问，你的货色是哪里装来的？我顺口一说，我妈妈欢喜评弹，从我小到我妈妈老，生活在一起；最早是空中书场，后来是电视书场，妈妈在听，我则是耳朵边飘来飘去“登格里格登”，也就晓得了一点。

妈妈的评弹

马尚龙

我也曾问妈妈欢喜评弹的缘由。记得妈妈是说，公公婆婆，也就是我的阿爷阿娘，欢喜听评弹，也就听上了。比起妈妈，阿爷阿娘是更上一辈石骨铁硬宁波人，哪能会欢喜苏州的评弹？



前段时间，我去上海评弹团，和评弹名家陆锦花抖音，“抖”了一个多钟头评弹和上海人的关系。评弹本是苏州的戏曲，在上海为什么有那么大的“群众基础”？我看到过一条老消息，1959年，蒋月泉在文化广场演唱《莺莺操琴》，一万观众，就看蒋月泉一个人那。我听了当年的录音，蒋月泉唱毕，掌声真是“雷动”的。这个待遇，在彼时文化广场，大概也只有前苏联芭蕾舞明星乌兰诺娃享受过。

上海人欢喜评弹，好像是天时地利的。城市很大，居家空间个人却是很小，邻家之间一板之隔是常态。黄土高坡隔山对唱信天游，是不需要的，反而还要轻声呢喃。评弹不是高亢的戏曲，在家里听，音量用不着老响，完全不会和隔壁人家隔墙交响乐的。当年电台“大百万金”评弹节目如此久盛，正是评弹的静和上海人生活状态的美妙契合。

和评弹曲径通幽的是中国流行歌曲在上海发端兴盛。邓丽君蔡琴费玉清一唱再唱的“上海老歌”，大多轻歌曼舞。当年称这种歌曲是靡靡之音，倒也是“不讲理之理”。那天“抖”到这个话题，陆锦花唱了几句《我有一段情》，告诉我，这首歌的旋律就来自评弹的一个曲牌。

我最早知道的中国戏曲，可能就是评弹，还是在读小学前。通常是下午，妈妈安顿好了几个子女的午饭，终于空下来，拿出了“年中无休”的生活——要结绒线了。一家人家绒线衫的花样年华，是上海贤妻良母的衡器。落座前，开好无线电，那就是评弹了。已经忙碌了大半天，有点吃力的，结绒线算是休息了。我还没到上学年纪，自然很早知道妈妈欢喜评弹。窗外阴晴冷暖，房间里蒋调杨调俞调……我至今还记得妈妈在这个时候常常说的一句话：交关“静致”。“静致”是宁波话，是安静的意思，用来形容听评弹的惬意，也很有意思。

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电台里只播样板戏了，妈妈也成了职业妇女，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妈妈退休，评弹节目亦恢复了，我开始听得懂评弹了。那个年代夏天很热，我们欢喜到晒台乘风凉，妈妈很多时候就坐在房间里，一把芭蕉扇，一只半导体，一块湿毛巾，灯也不开，月亮光和评弹倒很是贴合。听着叫着，芭蕉扇从手里掉下了。有时候，也叫妈妈一起到晒台乘风凉，妈妈总是说，不热呀，扇子扇扇，交关“精致”。几十年后想来，这么一幅夏夜听书图，在上海许多人家家里都在画着。

再后来，妈妈也会和我说说评弹，说她的偏好，我则是告诉妈妈，我认识了好几位评弹名家，和他们还是说得出色评弹的书和人的。

一个人的欢喜，是和自己的父母家族有关，建立在儿时、经由很多年耳濡目染固化了，也像熬懂了。

这些年，常有味蕾的家庭偏好，传扬到社会。“阿娘黄鱼面”“外婆红烧肉”……都很让人亲切。“妈妈的评弹”，也同样令人回味。在自己的爱好中，有着妈妈的影子，有着在儿时勾勒出来的画面。于我，是妈妈的评弹；于别人，是爷爷的京剧、爸爸的围棋、外婆的……

“孩子，你是未来酒店人，你将为国出征。”姜红院长对我说，“放下你的顾虑，全身心投入比赛，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，加油！”

对我来说，这一切像一场梦，但又无比真实。2019年8月23日，我成为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国家队的成员，并代表中国征战俄罗斯喀山。

一年前，学校发出了选拔通知。对酒店的热爱，加上初中生犟不怕虎，刚

你将为国出征

陈值

多大的勇气。好在没有辜负信任，我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进入国家集训队，开启了集训之旅。

集训初期，我斗志昂扬，接触形形色色的顾客，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，累并快乐着。教练席宇斌和裘亦书老师，每天都会打电话跟我复盘集训表现，

信：味道好极了！她还说了，这一阵闷在家里，有了这么鲜美的鱼圆来解解馋，换换口味，绝对是最佳的选择。

老同事平君是鱼圆的拥趸，马上从网上下单，一买就是十袋，是同事群说出手就出手的大

群友下单的消息纷沓而来。家人多次调侃说，不明就里者还以为你是湖北鱼圆的“托了”。

真是的，为受到疫情影响的湖北水产品尽一点微薄之力，拉动消费，难道不是我们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吗？何况，对一般

我会忍不住分享有趣的趣事给他们，比如有一次因为受到顾客的多次好评，获得了当月的“银星员工”称号。此外，教练组组长姜院长每周都会和我一起，调整计划。似乎一切都井然有序。

随着集训的推进，赛题题库内容骤增。除了酒店的日常工作训练，我每天还必须和教练一起研读大赛要求和例题、模拟等一系列内容。大赛逼近的巨大压力，排山倒海一般袭来，我有些喘不过气，出现了烦躁情绪，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：为什么培训了这么久，还是有不会的题目？是不是我不够努力？是不

居民来说，做鱼圆毕竟是费心费神的技术活，现在有了现成的美味鱼圆，喝喝鲜美的营养丰富的鱼圆汤，不仅小孩喜欢，就是我辈牙口不好吃多了也用不着担忧消化不良。好事啊！

群众购买鱼圆的热情给力！

有些性急的吃货迫不及待地等在微信里晒出了一张张鱼圆汤的美照。大海碗里碧绿生青的菜叶，漂浮着一颗颗雪样洁白的鱼圆，就像清新淡雅一如江南风景，让人禁不住吟诵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：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年轻时学诗写诗结识的诗人阿林，还别出心裁地将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当年品尝兴化特产沙沟大鱼圆写的一首诗来助兴：

我常写熟男熟女的海派情感故事。友人问我情感如何分出海派、京派、岭南派、荆楚派……我表示难以描述清楚海派情感是什么，但大概晓得它不是什么。

在我看来，海派情感是丰盈、细致、独立而又有缺陷的，还有星散的不堪，缺陷往往链接着灵魂G点。它的基础体温并不高，露出水面的体积不很夸张，水面之下的体积却无法估量。在显与藏之间，微妙迁移。

给自己和对对方以恰当的进退空间，爱得刚刚好，这是一种文化自觉，也显出他们对情谊的慎重与珍惜。有时清雅到“喜欢你，但我不说”，脑筋坏忒时也有“从未拥有过你一分钟，却在心里失去了你千万次”，寥寥惆怅里有另一种充实，那是在心中另一人陪伴下的清欢。爱是什么？爱是秘密。成熟的他们总在等待那个能将微妙、眷恋、坦率与豁达合并表达的时机，并试图捕捉住某种刚刚好的可能性，也因此，海派爱情风致楚楚。

他们往往并不急于突破边境，在玩味中，蕴藏着他们对美的许多期许。待到时光与情绪被拉成一张满弓，才使得最后一任徐徐而来的爱的肯定，势如破竹。

海派情感里有个关键词：懂。一个懂字，全在里面了，不懂的人，一

熟男熟女谈恋爱

何菲

头雾水。对于彼此懂得的人，懂不在何处，又无处不在，深水作业，水面无痕，是心意相通、调性相近的男女的胜利。这里的懂不单指浅表层次的“拎得清”，也包含卓越的读心能力、对弈能力、调情能力和心理建设能力，尊重彼此的人生选择与个体发展，路数清爽加37度情味，眼神交接处，心有戚戚焉，尽显江南文化的细腻肌理和国际大都会工商业文明的冷光泽。

他们不仅用情，还善于用脑、用心，明白不是所有高峰都值得攀登，

理解彼此只是凡俗中的微尘，如何在世间留下一些印记和价值，才是更美妙的。人生能够得以长恨长忆的东西毕竟不多，而要把这种情感与遗憾谱成作品，那是多么的爱。于是十分擅长在各种复杂情况下迅速找到双方最合适的定位，以及最大利益所在。人世间的不易，每个人的版本都不同，哪来完美生活，只要把心稍作调整，一切就会好。

未了陈年旧债，依然万里风怀。海派情感多半长情。曾有位上海男人，连续16个中秋节在晚报中缝刊登一首诗，缅怀他逝去的女友。这个仪式坚挺而绵长。当然，长情里必有深情，却未必代表专情，尤其是男人。也因此一方多数不会一陷到底，而另一方倒也并不那么容易脱身。熟男熟女谈恋爱，不管结局如何都很少会喇叭腔。得体是品格的输出，背后是对人生大道和世俗智慧的洞察与经营。



解索画胡桃 (中国画) 何曦

是我不适合参赛？

在内心深处，我知道自己的责任，已不单单是比赛的输赢，而是学校乃至国家的荣誉。好在业务要求极其严苛的教练，也都有一颗柔软细腻的“菩萨心肠”。记得正式参赛前，需要与俄罗斯当地的技术人员举行视频会议，熟悉比赛中的电脑系统并做好应对各种问题的准备。由于俄罗斯与中国有5个小时的时差，主办方将会议时间定在了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。要核查的内容太多，压根没有人知道会议将持续多久。两位

教练袁老师和席老师，家里都有孩子和老人需要照顾，但他们根本都顾不上，就这样一直陪我熬到晚上11点多，再从遥远的奉贤校区返回各自家中，再快也要到后半夜了吧！

每每觉得自己辛苦和疲惫的时候，我总是想起这些可敬、可亲、可爱的教练们。确实，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。当我身披国旗充满自豪地站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，以优秀的成绩绽放自信的微笑，这一刻的荣耀，会写满我一生的回忆，它同样属于每一个上海商学院人。

同为名教授，当过北大副校长的季羨林也有类似的名士之风采。有次北大开学，有个新生带着行李在校门口下车，想去干什么，行李没人照着，恰好季先生在附近，白发，苍老，衣着陈旧，他以为是老员工，招呼说：“老同志，给我看一会儿。”季先生说：“好。”就给他看着。到了开学典礼，季先生上台讲话，那位新生才知道老员工是何人。老作家张中行在《月旦集》里评价季先生一生有三种难得：一是学问精深，二是为人朴厚，三是深情。

最近有一部名曰《后浪》的短视频特别火。片子是藉着纪念五四青年节拍的。一百零一年前，季羨林的老师们还正值盛年，他们正是举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大旗的黄金一代。季羨林曾撰文回忆他的老师叶公超在清华教英文的情景。季先生说，叶公超教第一年英文，用的课本是奥斯特林的《傲慢与偏见》。叶公超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，到了一定段落，他大声喊停，问大家有问题没有。没人回答，就让他继续朗读下去，一直到下课。学生偶尔提一个问题，他断喝一声：“查字典。”季先生写道：“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，从此天下太平，宇域宁静，相安无事，转瞬过了一年。”彼时，前浪与后浪的交流，是启发和保护。

叶公超是在1926年，辞去了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的工作，回到国内开始教书育人的。同样是1926年的法国巴黎，海明威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太阳照样升起》。彼时的海明威从一战的战场回到巴黎，遇到了自己的朋友斯坦因，老友跟他颇有感触地说，在一个修理厂，看到老板对修理工说，你们这些经历过一战的人都是“lost generation(迷惘的一代)”。这个巴黎修车店老板可能没有想到，他这句无心之语，被海明威作为《太阳照样升起》的题辞写进书里，并成为一代又一代“后浪”寓言式的标签。

后浪终将成为前浪，这是责任也是担当。前浪或许要做的，应该是想办法去多辟筑一条路，给后浪多一种未来的可能。

“溪上青鱼鲜，今朝尝的君家味，一只鱼圆值万钱。”

素有“千湖之省”的湖北，烟波浩渺，用心的制作者将活蹦乱跳的鱼鲜烹制成人见人爱的鱼圆，岂有不鲜不爽之理？！

洁白的鱼圆凝深情。鱼圆，寓意“年年有余”和“万事圆满”的双重好兆头。

每当品尝鲜美的鱼圆汤，我和家人喜欢听手机里下载的那首久远的老歌：高天上流云，有晴也有阴，地面上人群，有合也有分。南来北往，论什么远和近，一条道儿你和我，都是同路人。莫道风尘苦，独木难成林，一人栽下一棵苗，沙漠也能披绿荫。莫怨人情冷，将心来比心，一人添上一根柴，顽石也能炼成金。

十日谈

称心遂意乐淘淘 责编：龚建星

缘何两 进大卖场，请看日本栏。

